

武汉市文史研究馆 编

武汉文史资料 第一辑

●● 汉剧在武汉六十年



扬 铎 遗作
扬宗琪 整理

中国档案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新宇
封面设计：馨 羽



ISBN 7-80166-092-7



9 787801 660923 >

ISBN7—80166—092—7/J·01 总价 35.00 元

武汉文史文丛第一辑

汉剧在武汉六十年

扬 铎/著

扬宗珙/整理

中国档案出版社

责任编辑/李新宇

封面设计/馨 羽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剧在武汉六十年/杨铎著;扬宗珙整理. —北京:
中国档案出版社, 2001. 7

(武汉文史文丛. 第1辑)

ISBN 7—80166—092—7

I. 汉… I. ①扬…②扬… III. 汉剧—戏剧史
IV. J80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43860 号

书名/HANJU ZAI WUHAN LIUSHINIAN

出版/中国档案出版社(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1 号)

发行/中国档案出版社

印刷/北京顺义富各庄福利印刷厂

规格/787×1092 1/32 印张/7.375 字数/130 千字

版次/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/01—1000 册

总价/35.00 元

荆楚重文史 江汉多奇才

祝贺武汉文史文丛出版

王楚光



王楚光同志曾长期在武汉工作，进京后担任过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，现为全国政协委员。



扬 铎 男（1892 年——1967 年）湖北武汉人，
1962 年聘为武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。



扬铎夫人项琴先中年时便照
(项琴先即汉剧名家一末红艳琴)



第二排座：右起第六位即扬铎先生，右起第七位即傅心一先生。

吴天保与梅兰芳



陈佰华与童金钟剧照



前排左起：荀慧生、余洪元、尚小云
后排左起：扬铎、大和尚、牡丹花、荀令香、桑稼轩。

目 录

一、汉剧六十年在武汉	(1)
二、略谈汉剧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。	(137)
三、漫谈汉剧“一末”的艺术流派。	(164)
四、漫谈汉剧“二净”和“十杂”的艺术流派。	(178)
五、汉剧与武汉剧场的兴建。	(189)
地方剧的拓荒者	
——纪念父亲百年冥诞	孟瑶(196)
记父亲扬铎先生	宗珙(199)
附录：	
扬铎与武汉剧坛	春晖(210)
“泉声琴韵”遗墨犹香	
——扬铎先生戏曲撰述评介	亚琰(218)

汉剧六十年在武汉

前 言

汉剧原名楚调，后称汉调，其由来很久。考楚调之名，初见于明万历时袁小修的日记，可证汉剧至少有三百年以上的历史。由于文献难征，迄今尚有人怀疑当时的所谓楚调，未必就是今日的汉调。其实古人云“礼失而求诸野”，而袁小修为当时公安派创始人之一，儒雅风流，人所竞赏，据实直书，绝非臆说。可惜言之不详，致启后人聚讼，我已于《汉剧皮黄考》中作了些辨证，兹不赘。

不过武汉为汉剧重要据点之一，究竟汉剧在武汉是何时创立，其发展情形如何？亦苦于文献不足，很难作详细的记述。考诸三县志乘，而志乘不载；搜诸私家笔记，而笔记罕闻，这都是由于菲视戏曲，认为小道无足观，不肯多费笔墨罢了。

我生平热爱汉剧，垂六十年如一日。今特以“汉剧六十在武汉”为题，就及身所亲见亲闻者，将汉剧六十年来在武汉的情形，吉光片羽地，加以轮廓的叙述。固然是断简残篇，未必能概括汉剧六十年来在武汉的全貌。然而，藉此窥知汉剧在新旧社会情形的对比，以及

艺术方面的演进和掌故方面的保留，亦未始无补于汉剧今后的发展。

且而汉剧为湖北省的省粹，也是“皮黄剧”的起源，其本身确有其不可磨灭的艺术价值的和教育作用，而武汉为其重要据点之一，似乎也不应忽视。

约在今日百年以前，有乌程范锴的《汉口丛谈》；余姚叶调元的《汉口竹枝词》，都提到楚调或汉调。所写是清道光年间的情形，距今总在百年以上，而他们两人都不是汉口的土著，竟能关心汉剧，施诸笔墨，实属难能可贵。谨摘录其数则，为我前言之殿，想亦为关心汉剧者所乐闻的了。

（一）乌程范锴的《汉口丛谈》（据道光壬午年刊本）：余曩见江右义宁州虞常泰所作《李翠官小传》云：“李翠官，鄂之通城人，幼习时曲于岳郡，居楚玉部，名噪湖之南者数年。去而来汉，年二十许矣，隶荣庆部。李貌不逾人，然每妆饰登场，观者咸啧啧称赏。迨转喉发声，清圆明秀，高入云表，场下数十人，无或哗者，出则目迎之，入则目送之，以是李名愈重焉。初荣庆部有台官者，皖人，容色较好，善为跌宕跳掷之剧，名擅江汉间，而李以妩媚风流之技匹之，一时号称两美云。尝见其演《杨妃醉酒》、《潘（陈）尼追舟》不独丰致嫣然，且酒后娇憨，船中恹恹之态，描摹毕肖，而《玉堂春》一剧，悲啼与妩媚俱生，尤臻绝妙。尝谓人曰：‘闻诸读书者云，作文须代圣贤立言，戏虽小道，亦代古人传神

也，故必以悲欢离合之情，若身历其境者，其庶乎神可传矣’。噫！倘所谓以文为戏者耶，在汉十余年，所获颇丰，归里奉其父以终老，曰：‘吾少而外出，不得奉甘旨者几三十年，今父老矣，幸有薄产，可复趋蝇末而废侍养耶？’诸部竞延之，卒不出。父歿，乃教弟子为小部，出其门者，亦颇有称”今荣庆部已散，李亦久死，而翠官名，江汉间犹有道之者。

“金粟影庵主人，有昌恕斋太守……题余《沔舫诗存》册子，其三云：‘清杨楚调吴侬让，及见吴侬又若何。寄语双双小红豆，可来此处舞婆娑’”。（谓韵卿、双红）（按双红又名双喜，韵卿姓林，皆当时名伶）

（二）余姚叶调元的《汉口竹枝词》（据道光庚戌年刊本）

“梨园子弟众交称，‘祥发’‘联升’与‘福兴’。

比似三分吴蜀魏，一般臣子各班能。”并注云：

“汉口向有十余班，今止三部，其著名者，末如张长、詹志达、袁宏泰；净如卢（罗）敢生；生如范三元。李大逵、吴长福（即巴巴）；外如罗天喜、刘光华；小生如叶濮阳、汪天林；夫如吴庆梅；杂如杨华立、何士容。”

“月琴弦子与胡琴，三样和成绝妙音。

啼笑巧随歌舞变，十分悲切十分淫。”注云：

“唱时止鼓板及三物，竹滥丝哀，巧与情会。”

“曲中反调最凄凉，急是西皮缓二黄。
倒板高提平板下，音须圆亮气须长。”注云：
“腔调不多，颇难出色，气长音亮，其庶几乎。”

“小金当日姓名香，喉似笙箫舌似簧。
二十年来谁嗣响，风流不坠是胡郎，”注云：
“德玉、福喜俱姓胡。”

“德官演戏总精良，活捉张三更擅场。
行走如风身不动，鬼魂不信是人装。”注云：
“德玉工于苦戏，掩袂娇啼动人心魄；《活捉》一事
尤为出色。然非余德安之丑，亦不能作对手。”

“巧将情态揣香奁，一曲崇台值一嫌。
写出柔肠真寸断，不须别恨赋江淹。”

“风前弱柳舞纤腰，宛转珠喉一串调。
情景逼真声泪并，‘祭江’‘祭塔’与‘探窑’。”注
云：“此闺门旦大戏也。二胡及张纯夫均臻其美。”

(一)开 场 白

依据戏曲陈规，我且自报家门：

(引)年过花甲，平生不惯作儒侠。

(诗)幼读诗书曾习文，为图功名误此生；

六十年来无成就，赢得汉剧功臣名。(注)

(白)在下姓扬名铎，表字闻泉，乃是湖北夏口人士，自号戏有益斋主，人称扬补丁者是也。一生嗜戏若命，也曾粉墨登场，尤爱汉剧古老，能哼几句皮黄。欣逢新中国建国十周年纪念和党的四十周年生日两大庆典，不禁欢喜若狂，忘其固陋，我不免将汉剧六十年来在武汉的情形，吉光片羽地叙述一番便了。这正是：

“白头宫人谈遗事，青史作者话家常……。”

戏曲演进到自报家门的境界，这已经是很进步的表现。我觉得在今日戏曲舞台上，仍然是很适用的。所以我的开场白，只得勉强效颦一番，以博大家一笑。

我是个生长在汉口，道地的汉口人，现年六十八岁了。从七岁看汉剧起，简直看了六十年的汉剧，也可以说爱好汉剧，六十年如一日。且自投身社会以后，就与汉剧方面的朋友往来很多，有些朋友觉得我对汉剧有这样长的历史，应该把汉剧在武汉六十年的历史，作一个轮廓的叙述，为汉剧留下一些掌故；我则唯唯否否，谨谢不敏；因为我觉得虽说看了六十年的汉剧，

然而究竟是个门外汉，且自己检查有三个条件很不够格：第一、我对于汉剧艺术的领略不够；第二、我不长于写新派的描写文字；第三、我对于汉剧的内部情形，未必知道得很多。所以我始终不敢执笔。今经友人一再怂恿，遂不顾一切，用杂记的体裁，冒昧写出，是否值得一看，尚望大家指正。

（注）汉剧戏班的术语，称热爱汉剧的观众为“忠臣”。楚剧王若愚同志每谓我为汉剧“死忠臣”。

（二）我是汉剧世家

我的父亲静安先生，是一个儒者。中年在汉口道生善堂行医四十年，颇为驰名，平生也是无他嗜好，酷爱汉剧。幼年也玩过菊，工三生，我生也晚，未曾亲见亲闻，据说是一条好膛音的三生嗓子；也曾粉墨登场过，与二净名角黄胖配过《太平春》中“三奏”、“进宫”的杨波。因为晚年得子，对我特别溺爱，所以我到七岁上学前后，总是常常派人引我到各会馆赶着看戏，几乎也认为是一种常课。看了戏回来以后，就根据所看的戏，讲解历史，所以我七、八岁的时候，就能知道历来朝代的名称，以及禅代的先后。可见看戏就是上历史课。父亲也根据剧情讲些人情事故和规矩礼仪，所以我小的时候，也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小孩。弱冠以后人人说我“少年老成”。我看都是得益于我的父亲藉戏来教育我的结果，所以我取了个斋号，反用《三字经》上所说“戏无益”三字，叫“戏有益斋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我立身社会以后，初当小学教员的时候，曾兼充过静远小学校的校长。静远小学开过一次恳亲会，假座太平会馆，在余兴之中唱了一出《义丐武七》，我扮演剧中一位教书先生，满口文绉，颇得好评。每当课余之暇，也是学些汉戏，并提倡话剧。在青年会服务的时候，我曾经主持成立了一个青年剧社，第一时期是话剧，第二时期是汉剧，第三时期是京剧。这可以说是我对于戏剧的一种特别爱好的表现，也是一个绳其祖武的动作。现在我的妻子就是在三十年前汉剧初有坤角的时候名艺人红艳琴。我们俩人的结合，完全是因为汉剧的关系，因为她唱一末，是很有韵味的；我对于一末是很感兴趣的。我的一末，虽说唱得不好，然而余洪元先生曾称我为“余毒”，与“京戏”的“谭迷”并举。可见我对于余先生的戏领略之深。而红艳琴的一末，的确是声噪圆韵，气息浓厚，非常够味的，所以一见倾心，竟尔因爱而结合为夫妻，到了今日与我生下五男三女，倡随之乐，至老称笃，可以说这是我成立了汉剧家庭了，而儿辈个个爱好汉剧，似乎可以称得起汉剧世家了。

（三）专制政体下的差戏

在清朝君主专制政体的时代，对于唱戏的艺人，是非常轻视的，将“娼优隶卒”列为四大贱民，不能与平民同等看待。所以在那时，凡是唱戏的人，在社会上都是没有地位的。他们的管辖机关，不是文衙门而是